



WANGHUAIRANGSHIXUAN

王怀让 诗选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万提

王 怀 让 诗 选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16.125印张 37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ISBN 7—5400—0170—4/I·159

定价: 精装 6.50元 简精 6.00元



作者

自序

1

我自1958年在家乡的县报上发表第一首诗算起，而今，我的诗已经30岁了。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功夫，我把我的30年从报纸上，从杂志上，从书本里，从手稿中召集过来，我把它们编成10辑——10个方块队，让它们通过今天的检阅台，去接受亲爱的读者们的检阅。我把它们制做成一块大32开的压缩饼干，这里面压缩着我30年的风，霜，雨，雪，苦，辣，酸，甜，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把它们统统交给读者，请品尝，请评说。

绿叶是树的耳朵，耳朵是我的绿叶，我将把耳朵伸开去倾听一切意见和批评——一种议论就是一缕阳光，会在我身上产生强烈的光合作用。

2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母亲，她只有50几岁就累死在田野上了。她的一生，没坐过汽车，没见过火车，没穿过“洋布”，方圆没走出过10里；但是，当我坐着汽车，坐着火车，穿着西装，走遍

了省城京城乃至东西南北许多地方之后，我仍然觉得她的心地是那样广阔，我永远走不出也不愿意走出她那温馨的怀抱。她讲给我的那些神话，她教给我的那些童谣，以及她的永远流着热汗的面庞，她的永远落满尘土的衣裳甚至她死在田野上的形象，是我写诗的永恒的参照系数。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祖父。他是清朝的最末一代秀才。他的枕头边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聊斋》。冬夜，他那冰凉脚刺得我缩成一团，而那火热的诗句和美丽的故事，又热得我把被窝蹬开。那时候，我的梦中常有一个骑着小毛驴的李白；当然，有时候也被“画皮”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漆黑的夜。他是我发表在县报上的那首诗的第一位评论家。他说：“写得可以。诗是写给今人看的，也要流传给后人。因此，要说真话。”他的这番评论至今仍对我的诗产生着重要影响，我曾写过这样的诗以述志：

诗，必须诚实，
你的诗，应无愧于万代子孙，
几万年后，子孙们要研究你的诗的化石，
——那是你留在世界上的心！

我也永远忘不了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我上中学时的戴虹微老师。我的第一首诗，本来是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的，是他看到以后，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亲自动笔帮助修改，又替我抄好送到县报才得以发表的。从此，我才懂得了在方格纸上写稿的格式，我才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投稿”和“发表”这一方天地。一位是我读大学时的李嘉言教授。当他看到我在中文系的小报上发表了

一首小词《江城子·瑞雪》，在一堂课后，递给我一张纸条。那纸条上抄着我的作品，先生用红笔在上面画了一些道道，指出我的词哪些地方不合平仄，哪些字应该换一下，换成什么字才更有诗意。先生还给我开列了一张书单。我按照先生的指点买回来的那些著作和《诗韵新编》，至今仍立在我的书柜里，每当翻阅它们时，那沙沙的书页声，总象先生在我耳畔娓娓絮语。

3

在写诗上，杜工部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仅此两句便概括了这位大家的成功之路。在作文上，司马迁无疑也是成功的。然而，他的成功秘诀也无非是三言五语就揭示了：“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里，一个是“行万里路”，一个是“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如果换成现代汉语的说法，就是到生活中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什么是我们这代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呢？互助组，合作社，公社化，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一年之中三颗巨星的陨落，对越自卫反击战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不是过客也不是看客，我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上述生活之中。如果站在月球上看，我也是上述生活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尽管只是个跑龙套的。我迷信生活是诗的源泉，离开了生活，我便无诗可作。

1964年和1965年的两次四清运动，自1966年开始的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不管生活被搞得怎样混乱，历史被搞得怎样颠倒，但我以为在那些岁月里，我在巩县、中牟和兰考的那被柴

火熏得漆黑的锅台前，那被油灯染得昏黄的茅屋里所写出的那些反映农民生活、表现我同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田园诗”和“感情诗”，仍然是我的诗的一段重要旅程。譬如《落户》：

落户来到小张庄，
正赶队里插秧忙；
背包一放就下水，
溅了两腿红泥浆。
社员说我象棵秧！

譬如《同吃》：

一起收工搁锄头，
一个脸盆洗泥手；
南瓜炒菜新米粥，
劳动果实有嚼头。
丰收滋味品不够！

这些诗中的许多篇章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些还被选入课本。在我今天的年青同事中，就有当年由读那些诗而后来步入诗坛的。1972年，当我从农村接受“再教育”毕业的时候，我是背了10本油印诗集归来的。正象我在诗中写道的那样：

扁担同志镰朋友，
鞋底磨薄肩磨厚；
我为大山挑来春，

大山叫我担走秋。

诗比大山更丰收！

当然，勿庸讳言，我在那个时代中生活，那个时代也在我的身上印下了“纹章”。我也曾狂热地赞颂过神，歌唱过被颠倒了的历史。我在今天编选这本诗选的时候，重读了那些诗，感触良多。它们虽然不能告诉我：诗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但它们却教育了我：诗不应该写什么！不应该怎样写！

1979年春天，当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炮火与南国的木棉花和山茶花一起开放的时候，我作为中国作家访问团成员访问了云南边防前线。在那湿热的亚热带丛林和低矮的猫耳洞中，我同我们的战士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40多天，炮火和鲜花洗礼了我的灵魂和我的诗笔。英雄们和他们的故事从战场上走进我的心中，从我的心中走到我的笔下。我写了100多首总题目叫《战争与和平》的组诗，接连在全国30多家报刊发表。

自此，我的诗宛如武陵渔者，由“极狭”而步入“豁然开朗”。

4

从这本诗选中每首诗后面的写作年份，读者不难看出，我的诗的黄金时代是在七十年代末和进入了八十年代之后。这个时期，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经过了数十年的惊涛骇浪，我们的船终于驶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道，祖国踏上了新的起跑线，中国的真正的春天来到了。编入这个诗选的221首诗中，写这个时期的、这个时期写的即有180余首。我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永不消逝的名字写诗，我

也为张志新、朱伯儒、张海迪、赵春娥、杨皂这些时时激动人心的名字讴歌，我写中国的春天，我写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写改革开放，我写微型机，我也写女排三唱、青春三唱、“四有”组诗，我也写我自己，写我自己在“文革”后痛定思痛的反思，写我自己在春天里永远年青的心境……这一阶段，我的情绪非常亢奋，我觉得我和我的时代呼吸与共，命运悠关，我情不自禁地以历史的主人公、时代的主人公的身份写诗。政治对于诗歌，当然不应该也不会再横加干涉了，然而，诗歌却不应该也不可能不参与政治，不参与包括诗人在内的亿万人民所关注的“众人的事”。正因为这样，我有时简直是在直抒胸臆，大声疾呼，有点用诗上书的味道。我在《致总书记》一诗中写道：

除了历史，
谁也无权滥唱颂歌；
除了人民，
谁也无权修改法典；
不取真经，
谁也不准挥霍我们的外汇；
为了走私，
谁也不得踏进我们的海关；
让每个农民，
都能够同土地直接对话；
让每个工人，
都可以参加厂长竞选；
让每个职员，
都有权告别官僚主义；

让每个领导，
都有权辞退消极怠慢；
权威不一定和职务一样得票；
职务不一定和轿车同时当选；
贡献，谁也不许存入银行；
资格，谁也不许印成标签；
月亮，谁也不许在酒杯中溶解；
太阳，谁也不许在茶缸里泡烂……

我甚至这样吁请：

让每一位部长、省长、市长、县长和厂长，
以及所有带“长”字的人们，
都立下军令状吧，
一式两份，
一份挂在他们自己的案头，
一份锁在中南海的档案柜里边。
三年或者五载以后，
让人民来验收——
看看他们的誓言是仍然躺在纸上，
还是已经在大地上成熟、在马达上旋转。
干了实事的，理应对他们加官晋爵，
说了假话的，不妨打他们四十大板。
而我，一个诗人，
我也要承包我应该承包的责任田——
只要祖国的大地上长出了丰收，

我的方格纸上，定然会收割沉甸甸的诗篇……

我要说，我赞成那些打上我们时代烙印的诗——比之古代的诗，它有现代特色；比之未来的诗，它有历史特色；比之外国的诗，它有中国特色。可以预言，当未来的考古学家发掘出这样的诗的化石的时候，让他们惊奇地说：我们发掘了可以照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面镜子！

5

关于诗的形式问题，我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坚持现实主义，兼容现代主义，主张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合流溶汇。我反对那种不要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有那么多能够穿透历史照耀到今天以至照耀到永远的老祖宗，为什么要把他们抛掉呢？大概是1980年吧，曾经担任过肯尼迪总统文学顾问的美国著名诗人安格尔和夫人聂华苓访华，我参加了在郑州中州宾馆同他们的会见。谈到中国诗坛当时的状况时，安格尔不无感慨，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本书来，众人引颈观之，是《李白诗选》。他说：你们知道美国的诗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看，连美国人都离不开中国的诗歌传统，可惜我们的一些中国人反而忘本了。但是，我也反对那种至今仍然穿着对襟棉袄甚至长袍马褂不肯脱掉的僵化和保守。我在《我们这代人的墓志铭》中写道：

我们的一条大街上——

对襟小褂、

中式棉袄、

中山装、
西装、
连衣裙、
喇叭裤——
同时拥挤着
一个世界，
我们的一条马路上——
独轮车、
汽马车、
解放牌、
红旗、
华沙、
丰田——
并肩行进着
一个世纪……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时代的诗也应该是这样的多元化的、
色彩缤纷的。

6

杜牧《遣怀》诗有云：“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翻其意而借用之，我觉得我这30年共做了三个诗梦。第一个梦，我想发表诗；第二个梦，我想成为诗人；第三个梦，我想成为一个走进人民心中的诗人。前两个梦并不难实现，我已经出版过六部诗集，唯独第三个梦需要毕生跋涉，却很不容易走进它的意境。我信奉白居易的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出版

《诗为杨皂而作》时曾由公刘同志把它写在扉页上。有这样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1983年的某日，我忽然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是通许县长智公社的几位青年农民。他们在信中说：

我们有重要问题向省委负责同志反映，又恐寄不到他们手中。我们从您的诗中看出您是人民的诗人，就把信发寄给您，请您能帮助我们转给省委负责同志。我们相信您是会主持正义的。

这封字迹并不秀丽的信使我坐卧不安。不敢辜负人民的期待，我旋即将信转过，并把信的内容交给河南日报内参予以刊出。据悉，省委后来派人解决了那里的问题。这封信又使我受宠若惊。说实话，这比看到一位评论家为我的诗写一篇评论文章更为高兴。说我是“人民的诗人”，哪里敢当，我知道这是人民对我的鼓励和希冀，但我愿意把这作为一种最高境界去追求。为了表达我的这种追求，我写了一首题为《诗与人民》的诗，发表在《奔流》杂志上。那首诗开宗明义：

诗是我的介绍信，
把我介绍给人民；
我是人民的邮递员，
我向党投递民心——
人民心头的忧虑，
人民心中的欢欣，
人民心脏的搏动，
人民心跳的声音……

7

生活中充满了美。但是，生活中的美是流动着的，闪烁着，而诗（当然不止诗），用方块字把它凝固起来，使它定格在稿纸上。在希腊文里，以Kolon（武器，枪）为美，这就是说，美，一开始就伴随着勇敢和力量。为了把生活中诗一般美的东西转化成美的诗，我将终生握着笔的武器。

关于诗，我愿意象锤炼做人一样，把诗锤炼成一名战士，编入诗歌的行伍。

关于我，我愿意象推敲诗句一样，把我推敲成一个警句，走进人生的诗集。

8

黄河文艺出版社对这本诗选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艾青同志为这本诗选题写了书名；

许多已经结识的、正在结识的和将要结识的朋友，得知这本诗选的消息，或者打来电话或者捎来口信或者寄来信笺，希望我能送他一本诗选，有的甚至把话说得很刻薄：请为我代购一册。

——对于这种支持、关怀、帮助和勉励，我这里深深地鞠一躬，道一声：谢谢！

1988年11月14日，郑州

B148 112

目 录

自 序	(1)
第1辑：从黄河唱起	(1)
黄河大堤	(3)
写在贺年片上	(5)
给炼钢工	(5)
给采煤工	(5)
给船工	(6)
给印染工	(6)
给自来木工	(7)
给电影放映员	(7)
给话务员	(8)
给气象员	(8)
毛主席来过这茅屋	(9)
泡桐歌	(12)
红旗渠颂	(16)
第2辑：五弦琴	(31)
迎春花	(33)

立春	(33)
送春	(33)
铸春	(33)
迎春会	(34)
迎春花	(34)
二月小唱	(35)
二月小唱	(35)
春潮小唱	(35)
选种小唱	(35)
槽头小唱	(36)
夜耕小唱	(36)
夜巡小唱	(36)
三月的歌	(38)
三月歌	(38)
出工歌	(38)
送肥歌	(38)
浇麦歌	(39)
抗旱歌	(39)
耙地歌	(39)
撒种歌	(40)
插秧歌	(40)
追赶歌	(40)
我是公社新一辈	(41)
落户	(41)
同住	(41)
同吃	(41)

烧锅	(42)
放水	(42)
扬场	(42)
母亲	(43)
知音	(43)
丰收	(43)
新一辈	(44)

第3辑：一个男人说

唱给我自己的歌

头	(47)
额	(47)
眼	(47)
鼻	(48)
耳	(48)
口	(48)
喉	(49)
胡	(49)
手	(49)
脚	(49)

母亲的回忆

辙迹	(51)
拓荒	(52)
捶布石	(53)

我的青春

我还年青